

333260

文心

夏丏尊・葉紹鈞 著



石景宜先生惠贈

1194.5
821

333260

港台書室

文 心

夏丏尊

葉紹鈞編



90097341



惠贈

年 月 日

序

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體裁，來寫關於國文的全體知識，每種知識大約占了一個題目。每個題目，都找出一個最便於襯托的場面來，將每個人和社會的大小時事穿插進去，關聯地寫出來。通體都把關於國文的抽象的知識，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體的事情，鑄成了一片。寫得又生動，又周到，又都深入淺出。的確是一部好書。

這部好書是叮尊和聖陶兩位先生特爲中學生諸君，運用他們多年教導中學國文的經驗寫成的。什麼事應該說，以及怎樣說才好懂，都很細心地注意到，很合中學生諸君的脾胃。我想中學生得到此書，一定好像逢着什麼佳節得到親眷特爲自己備辦的難得的盛饌。

這里羅列的都是極新鮮的極衛生的喫食。青年諸君可以放享用，不至於會發生食古不化等病痛。假使有一向胃口不好的也可借此開胃。

以前也曾有過用「文心」這兩個字做書名的書，叫做「文心雕龍」，那是千把年前的劉勰做的，也是一部講全體國文知識的書。也許在子淵的舊書箱裏還可以找得着，但是你們如果找來放在自己的書架上，叔叔看見，一定又要來一句「了不得。」我家裏也藏着板子不同的好幾部，從未拏給還在中學讀書的兩個女兒看。

世界總是一天一天的進步起來，好像你們總是一天一天的大起來，進步起來一樣。

卽就國文的知識來說，我們做中學生的時候所受的，不是一些繁繁碎碎，像從字紙簾裏倒出來的知識，就是整部的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從陳年老書箱裏搬出來，教我們讀了做聖賢的。那里有的這樣平易近人而又極有系統的書？即使找出幾本古人寫的，例如文心雕龍罷，也是古人說古文的。有些我們急於要曉得的，他們都還不曾想到。就像這部文心裏面說的文法之類，那位做文心雕龍的劉勰就連夢裏也還未曾夢見呢。

我們應謝謝叮尊聖陶兩位先生，替青年們打算，把現在最進步的知識，都苦心孤詣地收集了起來，又平易地寫出來，使他們青年也有機會接近它。

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陳望道。

序

記得在中學校的時候，偶然買到一部畫圖課叢草，一部彪豪書室的論說入門，非常高興。因為這兩部書都指示寫作的方法。那時的國文教師說我們幫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讀，茫然地寫；有了指點方法的書，彷彿夜行有了電棒。後來才知道那兩部書並不怎樣高明，可是當時確得了些好處。——論讀法的著作，卻不曾見，便喫虧不少。按照老看法，這類書至多只能指示童蒙，不登大雅。所以真配寫的人都不肯寫；流行的很少像樣的，童蒙也就難得到實惠。

新文學運動以來，這一關總算打破了。作法讀法的書多起來了；大家也看重起來了。自然真好的還是少，因為這些新書——尤其是論作法的——往往泛而不切；假如那些舊的是餛飩瑣屑，束縛性靈，這些新的又未免太無邊際，大而化之了——這當然也難收實效的。再說論到讀法的也太少；作法的偏僻的發展，容易使年輕人誤解，以為只要曉得些作法就成，用不着多讀別的書。這實在不是正路。

叶尊聖陶寫下文心這本「讀寫的故張」，確是一件功德。書中將讀法與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實易行。不但指點方法，並且着重訓練，徒法不能自行，沒有訓練，怎麼好的方法也是白說。書中將教學也打成一片，師生親切的合作才可達到教學的目的。這些年頗出了些中學教學法的書，有一兩本確是積多年的經驗與思考而成，但往往

失之瑣碎，又側重督責一面，與本書不同。本書裏的國文教師王先生不但認真，而且親切。他那慈祥和藹的態度，教學生不由地興奮起來，彼此親親熱熱地討論着，沒有一些浮囂之氣。這也許稍稍理想化一點，但並非不可能的。所以這本書不獨是中學生的書，也是中學教師的書。再則本書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論文式綱舉目張的著作容易教人記住——換句話說，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這一件事上，這是一部空前的書。丐尊聖陶都做過多少年的教師，他們都是能感化學生的教師，所以才寫得出這樣的書。丐尊與劉薰宇先生合寫過文章作法，聖陶寫過作文論，這兩種在同類的著作裏是出色的，但現在這一種卻是他們的新發展。

自己也在中學裏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畧語彙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面，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都只是爲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戲。只注重思想而忽畧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爲思想也就存在語彙，字句，篇章，聲調裏；中學生讀書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裏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彙等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輪廓，沒有甚麼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本書對於這三件都已見到；除讀的一面引起學生實際的需要，還是暫無辦法外，

（第一章，周枚叔論編中學國文教本之不易）其餘都結實地分析，討論，有了補救的路子。（如第三章論作文「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第九章朱志青論文病，第十四章王先生論讀文聲調，第十七章論「語彙與語感」，第二十九章論「習作創作與應用」）此外，本書中的議論也大都正而不奇，平面不倚，無畸新畸舊之嫌，最宜於年輕人。譬如第十四章論讀文聲調，第十六章論「現代的習字」，乍看彷彿復古，細想便知這兩件事實在是基本的訓練，不當廢而不講。又如第十五章論無別擇地迷戀古書之非，也是應有之論，以免學生鑽入牛角尖裏去。

最後想說說關於本書的故事。本書寫了三分之二的時候，叩尊聖陶做了兒女親家。他們倆決定將本書送給孩子們做禮物。叩尊的令媛滿姑娘，聖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識；滿更是我親眼看見長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這才配得上這件好禮物。我這篇序也就算兩個小朋友的訂婚紀念罷。

朱自清 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北平清華園。

目次

一	「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	一
二	方塊字	一〇
三	題目與內容	一六
四	一封信	二四
五	小小的書櫃	二九
六	知與情意	三六
七	日記	四三
八	詩	四九
九	「文章病院」	五六
十	印象	六六
十一	辭的認識	七三
十二	戲劇	八三
十三	觸發	九〇
十四	書聲	九六
十五	讀古書的小風波	一〇七

十六	現代的習字·····	一六
十七	語彙與語感·····	一六
十八	左右逢源·····	一五
十九	「還想讀不用文字寫的書」·····	一四
二十	小說與敘事文·····	一五
二十一	語調·····	一六
二十二	兩首菩薩蠻·····	一七
二十三	新體詩·····	一七
二十四	推敲·····	一九
二十五	讀書筆記·····	二〇
二十六	修辭一席話·····	二〇
二十七	「文章的組織」·····	二七
二十八	關於文學史·····	二六
二十九	習作創作與應用·····	二三
三十	鑑賞座談會·····	二四
三十一	風格的研究·····	二五
三十二	最後一課·····	二六

「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

正午十二時的下課鐘才打過，口市第一中學校門口蜂也似地湧出許多回家喫午飯去的通學生。女生的華麗的紙傘，男生的雪白的制服使初秋正午的陽光閃耀得愈見明亮。本來行人不多的街道突然就熱鬧起來。

「從今日起，我們是初中一年生了。上午三班功課，英文仍是從頭學起，算學還是加減乘除四則，都沒有甚麼。只有國文和我們在高小時大不同了，你覺得怎樣？」周樂華由大街轉入小巷，對同走的張大文說。

「我也覺得國文有些繁難。這恐怕不但我們如此，方才王先生發文選時，全級的人看了似乎都皺着眉頭呢。」

「這難怪他們。我和你在高小時對於國文一科總算是用功的，先生稱贊我們倆在全級中理解力最好，尙且覺得較不上程度。」

「今天發出來的兩篇文選，說叫我們豫先自習。我方才約畧看了幾處，不懂的地方地正多哩。你或者比我能多懂些罷。」

「那裏那裏。反正今天是星期一，王先生方才叫我們在星期三以前把那篇白話體的秋夜先豫備好，還有一天半工夫呢。我回去慢慢地豫備，真有不懂的地方，只好去問父親了。」

「你有父親可問，真是幸福。我……」失了父親的大文不禁把話咽住了。

「我的父親與你的父親有甚麼兩樣？你不是可以常到我家裏去，請我父親指導的嗎？今晚就去吧，我們一同把第一篇先來豫備，好不好——呀，已到了你家門口了。我喫了飯就來找你一同上課去。下午第一班是圖畫嗎？」樂華安慰了大文，急步走向自己家裏去。

周樂華與張大文是姨表兄弟，兩人都是十四歲。周樂華家居離H市五十里的S鎮，父親周枚叔是個中學教師，曾在好幾個中學校裏擔任過國文功課。新近因為厭棄教師生涯。就在H市某銀行裏擔任文牘的職務。

暑假時樂華在S鎮高小畢業了，枚叔因為鄉間沒有中學，自己又在銀行裏服務，不能兼顧S鎮的家，就將全家移居H市，令樂華投考第一中學初中部。張大文原是H市人，自幼喪父，他的父親因大文身體瘦弱，初小畢業後，即依從醫生的勸告和親戚間的商議，令轉入鄉間的S鎮小學校去住讀，只在年假暑假回到H市來。鄉居兩年，大文在高小畢業了，身體也大好了，便留在H市與樂華同入第一中學。兩人既是親戚，兩年以來又同級同學，情誼真同兄弟一樣。

下午課畢後，樂華與大文去作課外運動。闊大的運動場，各種各樣的運動器具，比較鄉間高小的幾有天淵之差。兩人汗淋淋地攜了書包走出校門，已是將晚的時候了。

樂華走到家裏，見父親早已從銀行裏回來了，簷下擺好了喫飯桌凳。母親正在厨

下，將要搬出碗盥來。

「今天上了幾班課？程度駁得上嗎？好好地用功啊！」喫飯時枚叔很關心地问樂華。

「別的還好，只是國文有些難。」

「大概是文言文罷，你們在小學裏是只讀白話文的。」

「不但文言文難懂，白話文也和從前的樣子不同。今天先生發了兩篇文選，一篇白話的，一篇文言的。白話的一篇是魯迅的秋夜，文言的那篇叫做登泰山記，是姚……做的。」

「姚鼐的吧。這個『鼐』字你不認識吧。姚鼐，安徽人，是前清有名的文章家。」

「先生交代在星期三以前要把這兩篇文章預備好呢。」

「喫了飯好好去預備吧。不懂的地方可問爸爸，現在不比從前了。從前爸爸不和你在一起，自修時沒有人可問。」樂華的母親從旁加進來說。

「我也許無法指導呢，」枚叔苦笑。

「爲什麼？你不是做過多年的國文教師的嗎？」樂華的母親這樣問，樂華也張大了眼睛驚訝地對着父親。

「惟其做過多年的國文教師，所以這樣說。一個孩子從小學升入中學，課程中最成問題的是國文。這理由說來很長，且待有機會時再說吧。」枚叔一壁說，一壁用牙籤剔

牙。

樂華愈加疑惑。恰好大文如約來了。天色已昏暗，樂華在自己的小書房裏捻亮了電燈，叫大文進去一同預習。枚叔獨自在庭間閒步，若有所想。

兩人先取出秋夜來看，一行一行地默讀下去，遇到不曾見過的字類，用鉛筆記出，就學生字典逐一查檢，生字查明了再全體通讀，仍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你懂得嗎？爲什麼要這樣說？」大文問樂華說。

「不懂，不懂。下面還有呢，『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天空有什麼可奇怪的？不懂，不懂。字是個個認識的，連結起來竟會看不明白，怎樣好啊！」樂華皺起眉頭埋頭再細細默讀。

這當兒枚叔踱進小書房來。

「你們看不懂秋夜吧。」

「難懂，簡直不懂。」樂華大文差不多齊聲說，同時現出請求講解的眼色。

「不懂是應該的。」枚叔笑着說。

「爲什麼學校要叫我們讀不懂的文章呢？我們在高小讀國語課本都是能懂的。」大文說。

「讓我來告訴你們，」枚叔坐下在椅子上說。「你們在小學裏所讀的國語課本，是

按照了你們的程度，專爲你們編的。現在中學裏，先生所教的是選文，所選的是世間比較有名的文章。或是現在的人做的，如魯迅的秋夜，或是古詩的人做的，如姚鼐的泰山記。這些文章本來不爲你們寫作的，是他們寫述自己的經驗的東西。你們年紀這樣小，經驗又少，當然看了難懂了。」

「那末爲什麼沒有人替我們中學生編國文課本呢？」樂華不平地說。

「照理原應該有人來按了年齡程度替你們特地編的，可是這事情並不容易。我從前在中學校教國文時，也曾想約了朋友另編一部中學國文教本，後來終於因爲生活安定，沒有成功。你們也許不知道，現在中學以上的教師，位置是很不安定的，這學期這裏，下學期那裏，要想在一處安心教書，頗不容易。你們的國文教師是王仰之先生吧。他是我的老朋友，是一位很好的教師。他這學期教你們，也許下學期就不教你們了。中學校國文科至今還沒有適當的課本，教師生活的不安定也是一個大原因」枚叔說到這裏似乎感慨無限，聰明的樂華和大文從枚叔的言語中就窺見了他所以拋棄教師生活的原因。

「你們在中學裏就學，全要靠自己用功的了，因爲教師流轉不定。無論那一科，教師是不能負責到底的。」枚叔繼續說。

叫我們對於國文科怎樣用功啊！既難懂，又沒趣味」大文說。

「慢慢地來。你們是小孩，是現代人，所讀的卻是寫記着大人或古人的經驗的文

章。照理，大人的經驗要大人才能真切地理解，古人的經驗要古人才會真切地明白。你們非從文章中收得經驗，學到大人或古人的經驗程度不可。」

「叫我們忽然變成大人變成古人嗎？哈哈！」樂華與大文不覺笑起來了。

「現在的情形。老實說是這樣。你們還算好呢，從前的人像你們的年齡，還在私塾裏一味讀四書五經，不但硬要他們做大人古人，還要強迫他們做聖人賢人呢，哈哈！」

「哈哈！」樂華大文跟着又笑了。

「你們笑什麼！」樂華的母親聽見笑聲，到房門口來窺看。「外面很涼呢，大家快到外面來，不要擠在一間小房間裏。」

於是大家出去，一齊坐在庭心裏。這時月亮尚未出來，星兒在空中閃爍着。枚叔仰視天空，對樂華大文說：

「你們不是正在讀魯迅的秋夜嗎？現在正是秋夜呢。你看，星兒不是在睽眼嗎？天不是很藍嗎？現在尙是初秋，一到晚秋，天氣愈清，天空看去還要高，有時竟會高得奇怪，還要藍，有時真是非常之藍。」

樂華大文點頭，如有所悟。

「魯迅所寫的是晚秋的夜，所以文中表現出蕭瑟的寒意，凋落的棗樹，枯萎了的花草，避冷就火的小蟲，都是那時候實在的景物，他對着這些景物，把自己的感想織進去，就成了那篇文章。景物是外面的經驗，對於景物的感想是內部的經驗。晚秋夜間的去，就成了那篇文章。景物是外面的經驗，對於景物的感想是內部的經驗。晚秋夜間的去，就成了那篇文章。」

經驗，你們是有了的，可是因爲平常不大留意，在心裏印得不深。至於對於景物的感想，那是各人各異的，小孩子所感到的當然不及大人的複雜，卽同是大人普通人所感到的當然不及詩人文人的深刻。你們方才說看不懂魯迅的秋夜，就是經驗未到魯迅的程度緣故。」

「爸爸，好像比剛才懂了不少了呢。」——大文，我們再去豫習吧，看還有甚麼地方不懂的。」樂華拉了大文，再到小書房裏去。

兩人熱心地再看秋夜，一節一節地讀去，覺得比先前已懂得不少，從前經歷過的晚秋間的景物也一一浮出在眼前，文中有許多話，差不多就是自己所想說而說不出的。兩人都暗暗地感到一種愉快。

「已經看懂了沒有？」枚叔又踱進書房來。

「大概懂得。——大文。」樂華一壁回答，一壁徵求大文的同意。

「這一節恐怕你們還未必懂吧。」枚叔指着秋夜中的一節讀道：「『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這一節恐怕懂不來吧。」

「真的，不懂得。爲甚麼要笑？爲甚麼自己笑了會自己不知道？爲甚麼四周的空氣也會應和着笑？」樂華問。大文也擡起頭來注視枚叔。

「我方才會把經驗分爲兩種，一種是外面的經驗，一種是內部的經驗。外面的經驗是景物的狀況，內部的經驗是作文說話的人對於景物的感想。譬如說天上的星在閃爍，這是景物，是外面的經驗。說星在睽冷眼，這是作文說話的人對於星的感想，是內部的經驗。外面的經驗是差不多人人共同的，最容易明白。內面的經驗却各人不同。如果和外面的經驗合在一處的時候，比較還容易懂得。像這節全然是寫作者那時個人的心境的，却是純粹的內部的經驗。我們除了說作者自己覺得如此以外更別無甚麼可解釋的了。」

「那末，爸爸也不懂？」樂華驚問。

「也許比你們多懂得一些。真能設想的怕只有作者魯迅自己了。但是魯迅雖能真懂却也無法解釋給你們聽哩！」

才在豫習中感到興趣的樂華與大文，聽了枚叔的這番話，好像頭上澆了冷水，都現出沒趣味的神情。

「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詩詞之中，這種情形更多，你們將來讀詩詞會時時碰到這種境界呢。你們尙是孩子，今後所讀的文字却都是現成的東西，不是現代的大人做的，就是古代的大人做的。他們不但是大人而且都是文人，他們只寫自己的內外經驗，並不豫計給你們讀的。你們能懂得多少就懂多少，從文字裏去收得經驗，學習經驗的方法。你們不久就要成大人了，趁早把思考力想像力練習到水平線的程度，將來才不至於落